


第二編

·50·

文化・教育・體育類

古今典籍聚散考　陳[illegible]

書林清話　葉[illegible]

書林餘話　葉[illegible]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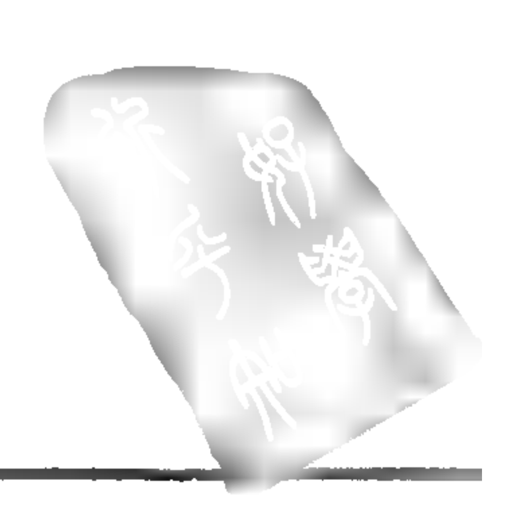
書林別話　盧前著

中國雕板源流考　留庵著

上海書店

書林餘話

葉德輝著



序

余撰書林清話刻成後、以前所採宋元明人及近今諸儒說部筆記、涉于刻書之事者、未得編次收入。又已所論述爲前所遺者、拉雜存之、書簏其中。或有裨掌故、或足資談助。既不忍割棄、又不成條例。于是略事理董、分上下二卷、名曰餘話、謂不足以續前話也。癸亥初秋記 民十二

書林餘話卷上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述

宋無撰人愛日齋叢鈔一云通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又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版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版印賣朝廷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此言宰相請校正九經印賣當是前長興三年事至是二十餘載始辦田敏爲漢使楚假道荊南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意其廣順以前五經先成。王仲言揮

塵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仿其製作、刊版於國子監、爲監中印書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鍔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年。今史云三年、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又他書記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版、則非李鍔書、仿蜀製作、或別本也。金石錄又云、李鶚五代時仕至國子丞、九經印版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鶚、即鍔也。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版

爲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於馮道、而沈存中又謂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爲版本。大概唐末漸有印書、特未能盛印、遂以爲始於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流布於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

宋邵伯溫聞見錄十六云、潞州張仲賓、字穆之、其爲人甚賢、康節先生門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縣、十五六歲

時猶爲兒戲、父母誨責之、卽自奮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遷於州、三年、其貲爲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於一路。又曰爲富家而止耶？因盡買國子監書、築學館、延四方名士、與子孫講學。從孫仲容仲賓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謂有志者也。

宋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云、東坡倅錢唐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甯初、王氏之學、務爲穿鑿至此。

宋邵博聞見後錄五云、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寫本。齊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家伯寅公褒竹堂殘鈔本作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朝廷從之、雖極亂之世、而經籍之傳甚廣。予曾大父遺書、皆長興年刻本、委於兵火之餘、僅存儀禮一部。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昔時文字未有印版、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刊版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版九

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宋蘇軾仇池筆記上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女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其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宋邵博聞見後錄十九云、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求（刻本無求字曹倦圃藏鈔本有求字今據補）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

誦其詩、卽書之。至「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香膠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春醪爲香膠也。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印版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箸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耳。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楡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煇考此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楡影」、終篇皆爲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爲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宋朱彧萍州可談云、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版舛錯、坤爲釜、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七云、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

通顯。
又五云、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張主一有春秋集注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華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
宋費袞梁溪漫志六云、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稿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箚子、學問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于臣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患、方多傳于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後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郤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獲鬼草告裕陵文、自執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

出師而呼韓來廷效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年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勑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寃遠同疆漢雪渭川之恥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宋朱弁曲洧紀聞四云、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饜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版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詶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一作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四云、王洙原叔內翰嘗云、作書册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鈔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册、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

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于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續也。

宋洪邁夷堅丙志十二云、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刊太平聖惠方版、分其半于舒州。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飲酒喧嘩、士人以爲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諸城南癸門樓上。命懷甯令甄倚監督之。七月十七日、門傍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旦天氣廓淸、至午黑雲倏起西邊、罩覆樓上。迅風暴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貰物者百餘人、震雷一擊、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慴失魂、良

久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琉黃氣經一時頃、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胝內五匠曰蘄州周亮建州葉濟楊通福州鄭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踣而死遍體傷破。尋詢其罪。蓋此五人尤嗜酒懶惰急于版成、將字書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譴。

宋王明清投轄錄云近歲淮西路漕司下諸州分開聖惠方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錢不以時得不勝忿躁。凡用藥物、故意令誤不如本方。忽大雷電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云、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

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諏歷閱、大概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所歷、其賈人世業者、往往識其姓名、聊紀梗概於後。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諸方所集者、每一當吳中二、道遠故也。輦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

又云、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諸賈多武林龍丘、巧於壟斷、每瞷故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此蓋海內皆然

楚蜀交通、便道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橐裝所挾、

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
又云、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貲、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勿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祕、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籍籍海內、其藏蓄當甲諸方矣。
又云、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又云、凡徙非徙其書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書置焉、若綦繡錯也。日昃復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稅民舍於場前、月餘試畢、賈歸地可羅雀矣。

又云、凡武林書肆、多在鎭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淸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墳、遊人漸衆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祕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又云、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凡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嘗久寓、故不能舉其詳。他如廣陵晉陵延陵、就李吳

興、皆間値一二、歙中則余未至也。

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又云、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黯、刻又舛譌、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篋所收十九此物、卽稍有力者弗屑也。

又云、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於

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既廉、而卷軸輕省、海內利之。順昌廢不售矣。

又云、餘他省各有產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所用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龐質擁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

又云、惟滇中紙最堅、家君宦滇得張愈光楊用修等集、其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疏慢蒼雜、遠不如越中。高麗璽絕佳、純白滑膩、如舒雪、如勻粉、如鋪玉、惟印記用之。

又云、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譌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

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又云、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不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爲差。

又云、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五不當燕中三、（此以地論、即吳越閩書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燕中三不當內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以其印、其裝爲差。

又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版、漫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爲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

又云、有裝印紙刻絕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於用、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滅、而價增于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于時者遇遇則重、不適于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又云、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版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讎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而不售矣。今書貴宋本、以無譌字故。觀葉氏論、則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當又譌於宋邪。余所見宋本、譌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又云、葉又云、天下印書以杭爲上、蜀次之、閩最下。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葉以閩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時義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烏柏版、皆易就之故也。

又云、葉少蘊云、世言雕版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版、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鈔引揮麈錄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後也。載閱陸河汾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版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

概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活板始宋畢昇、以藥泥為之、見沈氏筆談十八卷甚詳。）

又云、偏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尚希、蘇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即史漢二書不人有。揮麈錄謂當時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

又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筆談云、版印書籍、唐人尚不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版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

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一鐵範置鐵版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版、待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版案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版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數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本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黏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後、藥印爲其羣從所得、至寶藏之。右俱筆談所載、今

無以藥泥爲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又云、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細閱卷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摹、卷帙一變而爲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遡而上之、至于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未爲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隸與今楷書書工亦有難易也

又云、洪景盧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版至

少、宜其焚蕩了然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能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此論未然。太平御覽蓋因襲唐諸類書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鈔拾類書得之。此皆余所目驗、故知之最眞。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漫爾識之。

又云、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湎青箱、卻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

金列於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

又云王長公小酉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爾雅樓庋宋刻書皆絕精余每讀九友歌輙抃然作天際眞人想

又云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馬盡出堂中幷諸古帖畫卷列左右坐客應接不暇司馬謂此山陰道上行也司馬公尤好古彙刻墳雅諸書今盛傳於世云

又云鄴下宗正灌父最蓄書饒箸述賓客傾四方嘗餉余祕籍數種幷五言八韻寄余余時尚十五六今廿載餘愧不能萬一副也頃聞已逝因錄其詩志余感云北郡詞林冠申陽藝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氣擬香山秀才如凝水清鑠然同謝眺邈矣追陰鏗綺麗風應遠沉冥思更精建安

那用數大曆距堪評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名吾儕下里調焉敢應同聲

又云黎惟敬博雅好古嘗蓄祕書倖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惟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黎過澂水並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漶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幷二書失之

又云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祕帙而猥雜亦十三四至諸大類書則盡缺焉蓋當時未有雕本而鈔帙故非韋布所辦且亦不易遇也

又云里中友人祝鳴皐束髮與余同志書無弗窺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錄所無賣文錢悉輸古人諸子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

又云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篋筴所藏、往往與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記其略、以識余懷。自餘交親中、雅尙甚衆、幸俱健匕箸、未敢概及云。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永樂中、命胡廣王洪等輯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册、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載蟫精雋中、蓋古今創見書也。惜卷帙繁重未傳云。

明陸容菽園雜記云、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錄、聞五經印版、自馮道始。今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尙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

下右文之象、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於不厚歟?

蔡澄雞窗叢談云、國朝箸作家、其考訂之精確、自顧亭林閻百詩兩先生外、當以錢遵王何義門爲冠。蓋錢何二公、俱能購宋元善本及前輩讎校之本、親自鈔錄勘對、即一字之亥豕、必遍閱羣書、互相引證、故其評定諸書、俱爲學者所宗。錢有讀書敏求記四册、祕不示人、時竹垞方箸經

義考、欲假其敏求記而不肯。竹垞乃以白金銀鼠裘、賂其侍書竊出預備書人二十輩、一日夕錄畢、竹垞之好學古今所未有也。惜義門無箸述流傳、其所評選制藝行遠諸集、風行海內。按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四庫全書箸錄淦殆未見耳義門讀書敏求記跋云絳雲未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錢遵王所記凡六百有一稀、皆紀宋版元鈔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同手披目覽、類而載之、遵王畢生之精華萃於斯矣。書既成、扃之枕中、出入每自攜靈踪徵露竹垞課之甚力、終不可見。既應召後二年典試江左遵王會於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宴、約遵王與偕、私以黃金翠裘與侍書小史啓鑰、豫置楷書生數十於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并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函致遵王、漸知竹垞詭得、且恐其流傳於外也、竹垞乃設誓以謝之、又跋云遵王纂成此書、祕之笈中知也、交翠得見者、竹垞檢討、校士江南日、襲方伯遍召諸名士、大會秦淮河、遵王與焉、是夕私以黃金青鼠裘予其侍史、啓篋得是編、命藩署吏鈔錄、并得絕妙好詞、既而詞先刻、遵王疑之、竹垞爲之設誓而謝之、不授人也、義門以同時人記當時事、意必見聞甚確、然柯崇樸絕妙好詞

序略云、往與朱檢討竹垞有詞綜之選、摭拾散佚、採摘備至、所不見者數種、周草窗絕妙好詞其一也、嘗聞虞山錢子遵王藏有寫本、余從子煜爲錢氏族壻、因得假歸、然傳寫多譌、迨焉三參考、始釐然復歸於正、愛鏤版以行之、據此則絕妙好詞從遵王借鈔、非竊得也、此書既非竊鈔、則敏求記之非舊鈔更可知矣、敏求記稿本向藏揭陽丁日昌持靜齋、今已散出、爲吾同年張菊生侍郎元濟所獲、曾借讀一遍、與今刻本門類之出入、文句之異同、大足以資考密者、如義門所云、則是朱刻以前先有改定之正本、恐其事皆傳聞失實也、

厲元照蕙櫋雜記云、成容若侍衛刻通志堂經解、徐健菴尚書逮刻三月而成。侍衛畀尚書四十萬金、故急潰于成。通志堂、侍衛之堂名也。經解卷帙浩繁、唯方望溪曾遍爲點閱一遍。何義門悉以其付刻之原本與本之完缺及校勘失當者、錄成一册、沈椒園按察刻行之、錢廣伯曾以刻本示余、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四云、駢字類編書版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據爲奇貨。嘉慶甲戌夏、武英殿奏請清查版片書籍時同年謝峻生編修爲提調官查至 南薰殿見爐坑內（燒火坑出灰之坑都中名曰爐坑）有物貯焉、命啓之、版片堆積審之、則駢字類編版也、核版短二千頁因奏請刻版千補之。（版兩面刻字故只用千字版）今此書發賣、士子俱得見之矣。

又云、武英殿書籍其存而不發賣者向貯於 殿之後 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將完好者移貯前殿其殘缺者變價符呪等書悉付之丙。于是 敬思殿空爲貯版片之所。

又云活字版始造於宋。沈括筆談云宋慶曆中、畢昇爲活字版以膠泥燒成。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毗陵人初用鉛字、

覗版印尤巧妙、蓋其始或以泥、或以鉛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簡請廣 四庫全書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鐫木單字二十五萬餘 高宗以活字版之名不雅、賜名曰聚珍版。

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萬曆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刻、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鈔錄、已費不貲、鏤版通行、談何容易耶。

胡虔柿葉軒筆記云、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皆鈔本、每葉十六行、行二十一字、長六寸、寬三寸七分、每本用寶二、前曰古稀天子之寶、後曰乾隆御覽之寶。每部首載提要及總

纂名而列總校名於每本之末、其面籤皆用絹、經以綠、史以赤、子以碧、集以淺絳、糾木匣盛之。

又云、俞長城選名家制義、首載北宋二人、南宋五人、（王荊公、蘇潁濱、楊誠齋、陸象山、陳君舉、汪立信、文文山）其文雖不類近代所爲八股、然終不知錄自何處、且盡四書中文、亦不似宋人所爲、蓋後人譌託而桐川誤採之也。明朱方（字良矩浙江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官雲南參政）刻經義模範文凡十六篇、內惟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見宋文鑑（張才叔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惠迪吉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異畝同劉獻諸天子念哉聖謨洋洋恭默斯道二句姚孝甯反復其道二句與師孟章子有一於是乎張孝祥作歸禾作嘉禾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姚孝甯聖人享以享上帝利用賓于王張孝祥我心之憂二句歸馬于華山之陽二句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共十五篇）餘亦不知所本、王廷表作序稱方得自楊升

菴、則眞僞猶未敢定也。明志有楊愼經義模範一卷

阮文達元杭州靈隱書藏記揅經室三集二云、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摭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

筲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傳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于佛龕、皆因寛閑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尚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箸、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裒之其爲藏也大矣。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鷲嶺鬱岧嶢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鶩字號廚、再收嶺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送香鐙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塡注之、疑者缺之。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又焦山書藏記云、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傳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庵(巨超)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豫)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

編號屬佶庵簿錄管鑰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爲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裒之、且即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鎭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此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及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檢查。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鐙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煙鐙毋許近樓。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塡注之、疑者闕之。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留唯髣髴事亦微厥土惟甯後蕩洪流前固重爽塏勢拚亭爰集眞侶作銘」三十五字

爲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歲得於化朱方天其未逐吾翔也迺裏以玄黃之幣藏乎山下仙家石旂篆不朽詞曰徵君丹楊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爲四十二廚。

又（揅經室集八卷）四月十日、同顧星橋吏部（宗泰）陳古華太守（廷慶）石琢堂狀元（韞玉）三院長暨朱椒堂兵部（爲弼）蔣秋吟太史（詩）華秋槎（瑞潢）何夢華（元錫）王柳村（豫）項秋子（墉）張秋水（鑑）諸君子集靈隱置書藏紀事五古一首云「尙書未百篇、春秋疑斷爛、列史志藝文、分卷本億萬、傳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書樓、難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與俗隔崖岸、岧嶢隱靈峯、琳宮敞樓觀、共爲藏書來、藏室特修建、學人苦著書、難殺竹青汗、若非見著錄、何必弄柔翰、舟

車易遺忘水火爲患難子孫重田園棄此等塗炭朋友諸黃金文字任失竄或以經覆瓿或以詩投溷當年無副本佚後每長嘆豈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亂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貫逸民老田間不見亦無悶雖不待藏傳得藏亦所願我今立藏法似定禪家案諸友以書來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廚卷軸積無算或有訪書人伏閣細披看古人好事心試共後人論既泛西湖舟旋飽蔬筍飯出寺夕陽殘鷲嶺風泉渙

按自曹石倉學佺有儒藏之說言藏書者每以爲一重公案然其事固不可行也乾隆中曆城周書昌編修永年作儒藏說未知其說如何桂馥晚學集周先生傳云先生見

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賣田樂借書園、祀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此文達以前倡儒藏之議者。藏書與刻書本二事。余前撰清話未及此、然諸老先殷殷好事之心、所望後之人紹述前修、成此美舉。靈隱焦山二藏、究不知當日成功如何。讀文達兩記一詩、亦可想見其提倡之至意、今仍補記、以告來學、庶得有所觀感云。

書林餘話、卷上終

書林餘話卷下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述

石經爲經本之祖、自漢熹平刻石立于太學鴻都、當時如漢末人注經、罕見徵引。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既哭以人爲菑、何休解詁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唐徐彥疏云、今太學辟雍作側字者、謂何氏所注者是菑字、今漢時太學辟雍所讀者作側字、云既哭以人爲側。阮元校勘記云、此即東漢熹平立石之公羊傳也。按漢末人經注、惟此引一條。何劭公與鄭康成蔡伯喈爲同時人、不知鄭注禮時、何以不及。據後漢書蔡邕傳、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據此、知當時太學石經、已爲人所重視。劭公偶一引用之耳。自後魏正始立三體石經、唐開成立十二經石經、孟蜀廣政立十三經石經、宋至和立二體石經、高宗南渡立御書石經于杭州學宮。此皆元明以前舊本。今惟開成石經獨存、次則高宗御書各經十存六七。然開成石經一誤于乾符之修改、再誤于後梁之補刊、三誤于北宋之添注、四誤于明人之磨勘。及至版本代興、各相沿誤、去古日遠、僞體難裁。余嘗欲據唐石經刊定四誤、別爲善本、以復古而信今。歲月蹉跎、有志未逮。偶從莫楚生觀察處獲見縮刻唐石經木本、止易書詩三經、似是末刻完之本。審其避諱缺筆、當刻于嘉道間、是固先得我心、惜乎

未見全經、卽此三經、亦流傳極尠也。
今世凡刻書闕文處用白匡、或墨塊、白者謂之空白、墨者謂之墨釘、亦謂之墨等、又謂之等字、俗語謂留爲等、此墨等等字、蓋謂留此以待補刻也、此其由來甚古。論語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集解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按史之闕文、見於春秋者、桓十四年經夏五左傳杜預注、不書月闕文。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何休解詁不詳。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范甯集解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皆實錄、顧其原文下

必有空白之處、經孔子修之而始刪去。莊二十四年經郭公亦同、蓋郭公下闕其名與事。其上文經云赤歸于曹左無傳公穀以赤歸于曹郭公二句連文公羊傳云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傳云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左傳杜預注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

古書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書穆天子傳其中多方白匡、皆闕文也、前人往往不識。大戴禮武王踐祚机之銘闕皇皇惟敬口生听口戕口盧辨注听耻也言爲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愼乎听听詈也口口戕口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爲戒也、此由不識口爲闕文而註以爲口字、然文義猶可通也。若明人鍾惺譚友夏古詩歸則強詞尤爲可笑、譚云四口字疊出

妙語不以爲纖、（按文只三口鍾譚所見之本爲皇皇生敬口口生听）鍾云讀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此眞强作解人而不顧其立說之穿鑿矣。墨塊之本、則自南宋時已有之。如陳道人書棚刻唐人集、若李建勳李中丞集魚玄幾女郎詩廨沙坊刻纂圖互注四子其中墨等頗多、而尤以莊子爲甚。又如元大德中所刻白虎通論風俗通義二書亦然。大德本出于宋嘉定十三年夔府刻本、一切皆仍宋舊、即萬曆十年胡維新兩京遺編又重雕元本、雖版式略小、而行字墨塊處正同、是可見墨塊之存留、自有刻本以來、即有此例。然余因此悟用白匡者必出古書鈔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塊者、則出宋時刻本在校者猶有訪求善本待補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

闕文、無從校補也。昔嘗疑禮記投壺以○口記鼓節、其○口處、必有文字以分薛鼓魯鼓之不同、亦如宋刻姜白石詞旁注工尺之例、久而闕佚、故以○口記之、在鄭氏作注時、既不得別本以資校讎、于是釋爲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孔疏依注敷衍云、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圜點、則頻擊鼙聲、每一圜點、則一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果如所言、則經文何不直截了當言之曰、某時連擊、某時一擊、而必爲此煩瑣難記之○口、使人臨擊鼓時、按圖索譜、如射覆藏鉤之兒戲乎?是知○口必有文字、不得如注疏所云、今人索解不得也。

日本松崎鶴雄書來問版本之事云者、版有雙線、單線、白

口、黑口、魚尾、耳子等名、往往見於藏書家書目、及諸家題跋文中、不詳其義、亦不知其在版中何處、乞余答復。余向撰書林清話、以爲此等處無關要義、故亦略之。今松崎鶴雄越國修問請益、不敢以其瑣屑、置而不言、因爲書復之。略云書邊四圍之闌爲線、版中上下處爲口、版心有冂形爲魚尾邊闌上有小匡附着兩旁者爲耳子。線有雙、有單、黑口有大、有小。何謂雙線？如四圍邊闌內、重出一細線紋者、是謂雙線。若僅有邊闌而無內線者、是謂單線。黑口大小者版心上下刻一直線、上在魚尾上、下在魚尾下。粗者塡滿版心、是謂大黑口、小者刻一微線、是謂小黑口。蓋所以表識版之中心、以便折疊時有准繩也。無此線者、則爲

門口、魚尾之黑口亦因之、亦偶有兩歧者、大抵雙線白口多宋版、單線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舊、故成弘間刻書尚黑口、嘉靖間書多從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貴不亞宋元、蓋以此也。大抵此類版心、書名祇摘一字、下刻數目其白口小黑口空處、上記本葉字數下記匠人姓名、不全刻書名也。全刻書名、在萬曆以後、至我　國初猶然。魚尾有雙有單雙者上下同、單者上刻一魚尾、下則祇刻一橫線紋亦有版心全係黑口者、則魚尾以外皆粗黑線如元張伯顏本文選及明刻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之類、此則匠人以意爲之不爲定式也。耳子以識書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經三傳

今武英殿之仿刻五經本、其式猶存、他書則罕見。若釋藏之所刻支那本、則每半葉一方圍中無版心直線魚口等、明時浙中徑山寺雲棲寺所刻諸釋經釋典爲多、初不知其何所依仿。至乾嘉時、金農刻已作冬心先生集陳馮壽刻已作種榆仙館集、用竹簡式作直線闌。此則不古不今、類於鬻壁虛造、鏤刻雖精、無吾無取焉爾。

明人刻書、有不見於藏書家志目題跋者、如劉氏安政堂所刻書、余撰清話以弘治甲子刻鍼灸資生經七卷、爲其所刻最早者矣。後見湘陰郭氏養知書屋藏有四明先生續資治通鑑節要二十卷、題宣德己酉京兆安政堂劉氏校刊一行、則前乎此七十五年、蓋亦書林世業也。獨山莫

楚生觀察藏有淮南高誘注二十一卷題正德己卯劉氏安政堂刻本。余從子啓藩藏有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題正德庚辰劉氏安政堂刻本。余所藏新刊河間劉守眞傷寒直格論方三卷、後集一卷、別集一卷、題嘉靖壬辰仲秋七月劉氏安正堂刊、此幷向所希見者。又王聞遠孝慈堂書目載有孔叢子七卷注安政堂刻本。莫友芝知見傳本書目宋林亦之輞山集下注嘉靖安政堂刻本。則此外所刻、爲前人所未箸錄、吾輩所未目覩者、不知尚有若干種。明時距今五六百年、見聞不周已如此、况遠而上溯宋元耶

劉洪愼獨齋刻書極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頗爲藏書家

所貴重。余藏有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卷一末有牌記云、皇明正德戊寅愼獨齋刊、此向來藏書家所未及者。按洪於是年刻有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已載前撰清話、此二書皆卷帙極多者、均於一年之中刻成、可謂勇于從事矣。字體勁秀、行格緊密、二書亦正相類。

嘉禾項篤壽萬卷堂刻書精美、惜乎所刻甚少。前清話所列、僅鄭端簡奏議十四卷、東觀餘論三卷、如是而已。嘉靖丙寅、刻有廿四史論贊八十卷、總目後有楷書長方牌記云、嘉禾項氏萬卷堂梓、史記目後有嘉禾項氏刊于萬卷堂一行、其書亦人所罕知者。

明洪楩清平山堂刻有宋洪邁夷堅志、江陰繆氏藝風堂

舊藏其書、在歸安陸心源十萬卷樓刻本之外、世以爲罕見矣。從子啓崟有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八十一卷、爲嘉靖乙巳刻本、此亦罕見箸錄者。

明藩芝城藍印活字本墨子十五卷、爲嘉靖壬子擺印者、嘉慶中藏吳門黃蕘圃主事丕烈士禮居、載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記云、續得嘉靖癸丑歲春二月吳興陸穩敍刻本、與此差後一年。敍中有前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內府本讀之之語。又云別駕唐公視郡暇訪余於山堂、得墨子原本將歸而梓之、是又一本矣。今取唐本以勘陸本殊有不合知陸所云唐得墨子原本者、非陸本也、惟陸本無敍唐本有陸之敍、後人遂疑唐本出自陸本、其實陸先刻一

年、唐後刻一年、實不佯耳。余按黃說誤也、陸本即唐本、唐刻而陸敘之、唐自有跋、題嘉靖甲寅、蓋刻成後始作跋耳。其有不合者、殆先後校改之故。芝城本雖在嘉靖壬子、似亦出于唐本。緣唐本刻在壬子、書初印出、芝城即據以擺印、故其文多與陸敘本合、必未經校改者。是書刻于壬子、至癸丑春、陸爲作敘、至甲寅、唐自作跋、三本實二本也。余藏此本、前多江藩白貢衲一敘、敘稱南昌憲伯貞山唐公以所刻墨集送予男多炘、多炘持示予、讀大司馬中丞北川陸公前序、暨公所爲序、乃知所以爲墨者及所以讀墨子者、據此可證唐陸非二本、特黃氏所見或無江藩敘者、故不能詳也。墨子無宋本、故明刻爲上、藍印活字本、士禮

居散出歸聊城楊致堂河帥、以增海源閣、公孫鳳阿舍人
保彝攜至京師、爲潘文勤祖蔭借去、文勤薨于位、書遂不
復還、世間亦未見第二本矣。
刻舊唐書之聞人詮、尚刻有三禮注疏、余於滬肆得儀禮
注疏每卷首題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直
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檟刊行、蓋當時常州刻本也。聞人
詮刻舊唐書、世稱善本亦無第二刻本、故爲藏書家所珍
貴、實則譌奪之甚。先祖石君公諱樹廉、曾假錢遵王曾述
古堂藏至樂堂舊鈔宋本、以校聞人詮本、逐葉異同不少、
今此校本藏余從子啓崟處。先祖手跋者再、逐卷有硃記
月日、以此例推、三禮注疏亦未必有過於南北兩監本處

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十二作聞人銓云、銓字邦正、餘姚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寶應知縣、擢山西道御史、巡視兩關、曆湖廣按察副使。又云邦正箸錄陽明之門、撰飲射圖解、又雕劉昫舊唐書行世、津津好古不易得也。明淩迪知萬姓統譜聞人姓多餘姚人、亦有聞人詮餘姚人、而云弘治進士、則誤也、

毛晉家世及其行實、余書話考之詳矣。其子五人：襄、褒、袞、表、扆。扆字斧季、爲陸敕先貽典壻、藏書家多知之。其餘四人、余嘗求其遺事、絕不可得。近日崑山趙君學南、以所刻峭帆樓叢書見貽、中有陳瑚從游集二卷、其下卷採褒、袞、表三人詩、姓名下各系事略云、毛褒、字華伯、常熟人華伯

天性醕謹、所居宅西南有古墓當道、靑烏家以爲來龍處、說華伯夷之、華伯笑不應加封植焉、弟補仲早夭、令次子爲其後、視娣婦有加禮、人皆以爲難、家居遵司馬儀、巫祝尼媼無敢造其室者。其爲詩多入隱湖社刻中、予選而梓之、近有西爽齋唱和集人詶一首、尤多警句、予特備錄于篇。良字補仲、昆湖子晉先生之仲子也。子晉以能詩好古、藏書鏤版名滿天下。子四人克世其家、而補仲尤異敏、不幸羸疾以夭、知與不知無不惜之。補仲之爲舉子業也、劃削陳言刻濯新異、務爲幽深、曲折縱橫、自喜之論世俗鈔撮腐爛之習、一切非其所屑。每三六九日課業、寶晉齋同學畢至、補仲輒詼諧嘲笑、目中虛無人、或竟日不肯下一

字至篝燈促膝、則落紙如飛、洋洋灑灑、自成一家機軸、雖殫精竭思、無以過也。喜法書名畫、精於賞鑒、有可其意、不惜橐中金購之。又極愛整潔、地灑掃無纖塵、筆床茶具、必方列明窗淨几。命童子日揩摩數四始就坐。入其室者不敢涕唾、比于倪迂清閟閣云。生平無孌童侍女之好、有嫠婦竊窺、歎其美丰儀、疾避之。嘗一夕宿于外、或問之曰、內有乳媼、吾以謹嫌也。讀書能究心其奧賾、難曉者、病少間、與予同論六書文字之學、頗見原委。又與瞿有仲極言天文左旋右旋、中曆西曆之辨、必求勝後已。蓋補仲志好高、不肯居人後、使天予之年、進未可量、學未成而化爲異物、是以深爲可惜。卒前一日、予執其手而與之訣、怡然曰、某

無恙也、語不及身後事、對妻女無苦憐之色。嗚乎、可哀也已、予是以圖其像、復刻其詩而傳之。表字奏叔。管子曰「士羣萃而州處、間燕、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則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誠哉是言也。汲古主人鏤書萬卷、前人詩集當十之四五、其叔子奏叔、方攻進士業、不暇以詩名、而興會感觸、輒有佳句驚人、出乎意想之外、豈非所謂不勞而能者乎。憶其初見予年十二、靜秀娟好、如翠竹碧梧、光映左右。當是時、即知爲稱其家兒。今易閏矣、吾年漸老、白首無聞、而奏叔學日益進、與梅仙禹思賓伯輩、鏃礪名行、交相有成。取柳詩爾室二字顏其齋、讀予大小學日程而篤信之、曰此作詩之基也、即

更其名爲聖學入門書、授之剞劂、以公同志、其勇於好善、又與人爲善如此。年雖少、倜儻多能、治家斬斬、早見頭角、舉而措之、可以卜其用焉。按陳瑚字言夏、號確庵、太倉人、有確庵集、曾爲子晉作傳、從游集皆選其及門弟子詩、褒、袞、表皆從受業者也。梅仙姓錢、名暇、太倉人、禹思姓張、名遡顏、常熟人、竇伯姓馮、名長武、常熟人、從游集中皆采其詩。毛晉五子、長名襄、此以褒爲伯、袞爲仲、表爲叔、而扆則字斧季、蓋襄早卒、以次遞升、襄無字、殆年未及冠而卽夭與。

汲古閣刻四唐人集、流傳絕少。顧湘撰汲古閣刻版考云、四唐人集內惟唐英歌詩一種、最爲善本、卽如席氏百家

詩內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讀。汲古此本、眞祕寶也。又云、四唐人集版、相傳毛子晉有一孫、嗜茗、得洞庭碧蘿春、患無美薪、顧四唐人集版曰、以此作薪、其味當倍佳也、遂按日劈燒之。據顧氏云云、其流傳之少、蓋版早燬也。余從子啓藩藏有汲古此本、取校席刻本、缺不及百字。顧氏云二三百字、殆未細校耳。全唐詩於所缺者、一一臆補、以汲古本校之、無一合者。當時編校諸臣、謬妄極矣。汲古本余令啓藩兄弟影印三百部、以廣流傳、今而後可得吳詩眞面矣。

前載毛氏刻版有題綠君亭者、爲二家宮詞三家宮詞洛陽伽藍記等書、余未知綠君亭之名是否爲毛氏題署。近

得陶靖節集章衣本、一詩、二賦、三辭、四記、五傳、六贊、七述、八疏、九祭文、十四八目、前有總評、章評、後有參疑、集名下第二行題明東吳毛晉子晉重訂、末有天啓乙丑孟秋七月東吳毛晉子晉識、其版式與所刻宮詞一例、然後知綠君亭卽毛氏署名、非他氏也。汲古閣又刻有影宋大字本陶淵明集、相傳爲東坡手書者、後有毛扆跋、雕刻極精。後來何氏篤慶堂章氏式訓堂、縣人胡薊門錫燕手書模刻者、皆從之出、未見宋版原書也。

初學記以明安氏桂坡館刻大字爲最善、同時又以活字擺印、書之大小、與刻本同。此本流傳極罕。余前撰清話、考安國世家、據安紹傑輯安我素希範年譜云、安國鑄活字

銅版、印顏魯公集、徐堅初學記等書。余以爲初學記無活字本、謂年譜所述不明晰。後從子啓藩得一本、即安氏活字版印者、乃知書本未經目覩、不可臆斷如此。又太平御覽有明人黃正色序者、序略云、吾錫士大夫有好文者、因閩省梓人用活字校刊、始事于隆慶二年、至五年纔印其十之一二、閩人散去、於是淛人倪炳伯文居業于錫、毅然謀于郡邑二三大夫士、協力鳩工、鋟諸梨棗、三閱寒暑。先是孫國子虞允一元力任讎校、忽于隆慶六年捐館、弗克終事、苦於舛訛。同年薛憲副應奎、仲子庠生名逢者、出所藏本、俾倪氏繕寫付刻。余既嘉仲子能成人之美、且喜是書得以版行爲天下公器。據此、則當時活字本未成而得

倪氏校刻行世。余藏此本、前有萬曆黃正色此序、又有萬曆甲戌小春吉旦蘇熟後學周堂謹識。甲戌、萬曆二年也。又藏一活字印本、周堂識後末有字二行、其一行云、閩中饒世仁游廷桂整擺、其二行云、錫山趙秉義劉冠印行、其周堂識云、是集從閩賈饒世仁等購得其半、半在錫邑郡伯顧肖巖太學秦虹川家。二公博雅君子也、請于先君欲合而梓之。先君曰余志也、遂躬校閱、未幾而先君作古矣。不肖堂懼先志之未酬、丐諸名碩、攷訂釐緝、遂成完書。又云、今所得活版僅百餘部、與顧秦二氏分有之、倘好事者藉稿于茲、更加精校、鋟爲不刊之典、是所願也。此本目錄卷一卷四一葉版心有「宋版校正閩游氏仝銅字省板活字

印一百餘部、凡十六小字、卷第一一葉版心字同、第十一卷版心小字云、宋板校正、饒氏仝板活字、印行壹百餘部、余在滬市見一活字印殘本、第一本目錄後有長方牌記云、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刊、凡十字作兩行、版心魚尾下有小字云、宋板校正閩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餘部、校余藏本目錄後無牌記、殆爲一本、于擺印時牌記或印或不印、未注重也。明刻本即據活字印者、爲底本。故周堂識、刻本活字印本均載之、因此知活字印本爲全書、黃云纔印其十之二三、不確也、近日滬市又出明活字印本唐人小集五十家、余見數家、字畫缺蝕不齊整、與華氏會通館活字印本容齋隨筆錦繡萬花谷相似、藏者故昂其值、爭爲

宋本。以余所知、將及百家、不止五十也。明時活字印書、如此廣遠、而皆在無錫一邑、至今三百餘年、無錫猶盛行活字印本。此如常熟數百年多藏書家、皆鄉先達流風餘澤、有以興起之也。

書版辨宋元辨行字、幾乎無義不盡矣。然其版片之大小、書體字之方圓肥瘦、不可得而知也。宜都楊惺吾教授守敬乃有留眞譜之作。所謂留眞者於宋元舊本書摹刻一二葉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眞。雖鑒別未精、而其例則甚善。繆藝風先生亦有續刻、未竟已歸道山。然留眞二字名義殊爲通泛如金石碑版、一切古物、無不可以留眞似非書所專有、或有以爲書影者、差爲名實相副、然猶

類于法帖之響搨也。近日瞿良士舉家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元本書步楊繆之後、每書印影數葉、頗爲壯觀、而其名則緣留眞譜之舊、因商之于余、余以爲留眞之稱不善、應易名爲書範、即本蜀銅書範之義也。蜀銅書範事無確據、余前撰清話已辨之。顧書範之名則雅而切、較留眞譜書影爲有依據。惜乎余建此議、瞿氏書已印成、不能改也。

往年內閣中藏書、并歸京師圖書館、其殘葉爲書估所得、好事者每收買之、積成巨册。傅沅叔所獲尤多、中多藏書家自來未箸錄之版本、余慫恿沅叔摹印傳之、是亦足供好古書者一臠之嘗也已。

明遺老龔半千賢畫名甚重、其一幅之直、貴者百金、日本

人尤珍貴之、往往一幅値數百圓番餅銀價、過於文沈多矣。曩讀周亮工讀畫錄云、半千酷嗜中晚唐詩、蒐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本、曾刻廿家于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眞中晚之功臣也。半千所刻唐詩、向未見藏書家目載、余從故家獲一部、釘十四册、不分卷。中唐、張籍孟郊賈島張祜李郢張繼韓翊于鵠朱慶餘鮑溶秦系張南史、李嘉祐熊孺登朱放歐陽袞歐陽澥歐陽玭江爲竇叔向竇常竇牟竇羣暢略竇鞏陳通方、許稷歐陽詹朱長文朱灣周匡物陳詡潘存實陳去疾邵楚萇吉中孚張夫人凡三十七家。晚唐、李洞汪遵于濆方干趙嘏曹唐周朴徐寅許琳王貞白項斯許棠溫庭筠裴

說李咸用、楊衡、黃滔、馬戴、翁承贊、朱景玄凡二十家。楊衡集有賢跋云、衡詩出是余中晚唐詩紀中之第七十二家。據跋則已刻成七十二家、而此僅中晚五十七家、較周所云爲多而較跋所稱尚少十五家。不知余所獲爲未全本耶、抑刻成散失耶。其中有一首爲一家、數首爲一家、十餘首爲一家者、似是足數而成。然其網羅散佚、表章古人之心、在全唐詩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賢巨矣。此本殊罕見、其版本行字頗精、余所藏究不知殘缺否耶。

乾嘉以來、黃蕘圃孫伯淵顧澗蘋張古餘汪閬源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書模印精工、校勘謹愼、遂使古來祕書舊槧、化身千億、流布人間、其裨益藝林、津逮來學之

盛心、千載以下、不可得而磨滅也。然古書形式易得、氣韻難具、諸家刻意求工、所謂精美有餘、古拙終有不及。由于書法一朝有一朝之風氣、刻匠一時有一時之習尚、譬之於文、揚雄之擬經、於詩、束皙之補亡、貌非不似、神則離矣。海通而後、遠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書、照印流傳、形神逼肖。較之影寫付刻者、既不費校讎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遲延、藝術之能事、未有過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爲巨觀。江陰繆藝風荃孫、華陽王息塵秉恩兩先生、縱恿張菊生同年元濟、以商務印書館別舍涵芬樓徵集海內藏書家之四部舊本書、擇其要者爲四部叢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繆王二人、皆南皮張

文達門下士、初擬按文襄書目畣問所列諸本付印、詢之于余、余力言其非、以爲文襄書目行之海內數十年、稍知讀書者、無不奉爲指南、按目購置。今惟取世不經見之宋元精本、縮印小册、而以原書大小尺寸、載明書首、庶剞劂所不能盡施、版片所不能劃一者、一舉而兩得之、菊生以爲善也。其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元版書、甲于南北、主人瞿良士啓甲風雅樂善、得余介紹、慨然盡出所藏、借之影印、京師圖書館之書、則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以相假、江南圖書館所藏、則光緒末年豐潤忠愍端方總督兩江時、購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樓者、其中亦多宋元舊本、商之齊鎭巖撫部耀琳、飭司館書者、悉選其精善完整

之本、在館印出；余又從日本白岩子雲龍平向其國岩猗氏靜嘉堂假得宋本說文解字、爲孫氏平津館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國第一孤本、爲歸安陸氏皕宋樓售出、今幸珠還、不可謂非快事也。同時嘉興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甯鄧正盦編修邦述、獨山莫楚生觀察棠、新建夏劍丞觀察敬觀、皆與其事、展轉商定、自戊午（民七）創議、迄壬戌（民十一）告成、爲書二千餘册、爲卷一萬有奇、萃曆朝書庫之精英、爲古今罕有之巨帙、永樂大典分韻出于支離、圖書集成搜輯無此精要、書成、藝風久歸道山、不及見矣。今以余撰例言錄存于此、以紀書林一重公案云。

昔曹石倉學佺有言、釋道二家彙刻經典、累數萬卷、名爲

藏經、至於儒家、獨付闕如、誠爲恨事、張文襄之洞勸人隨舉書目答問中一類、刊成叢書、以便學者。二公銳意及此、迄未有成。鄙見以爲昌明國學、端賴流布古書。涵芬樓廣收善本、海內賢達、勉以流通、不吝借瓻之助、冀成集腋之功。故不辭力小任重之譏、毅然圖始、區區之意、學者諒之。彙刻羣書、先宜決擇、是編衡量古今、斟酌去取、幾經詳審、始得成書、蓋於存古之中、兼寓讀書之法、不僅如顧千里所云、叢書之意、在網羅散佚而已。

明世彙刻、如祁承㸁淡生堂餘苑、吳琯古今逸史、莫不標異名稱、强分種類、如經餘史餘合志分志等目、終非簿錄之恆言、難作刊書之典要。今依張海鵬墨海金壺錢熙祚

守山閣叢書之例、以經、史、子、集爲綱領、其次第則依四庫全書。四庫分類、時有失當、茲不復有所出入、從人人習見也。

左圭百川學海、別分卷帙、毛晉津逮祕書強立集名、頗涉于紛歧、難于檢閱。夫彙刻羣書、述而不作、分卷分集、殊無義例、今所不取。

古書紀載行字、濫觴于明季。孫從添藏書紀要、亦鄭重言之。其後黃丕烈、孫星衍、顧廣圻諸人、尤斷斷於此致辨。近日楊守敬取宋元明版及古鈔本書、每種刻二三葉、爲留眞譜、可以知墨版之沿革、槧法之良窳、例至善也。是編竊師其意、悉從原書影印。一存虎賁中郎之意、一免魯魚三

寫之訛。即影印縮小、取便巾箱、必將原版大小寬狹、准工部尺詳載卷首、以存古書眞面。近代影刻舊本、如黃丕烈士禮居重刻明嘉靖徐刻周禮、改小原書、黎庶昌古佚叢書摹刻杜工部草堂詩箋、移動行款。茲編幸無此弊、識者鑒之。

茲編於宋元明初舊刻書、有名家影寫本、有名人手校本、其有益本書、實非淺鮮。今悉附卷後爲校勘記。或有硃墨兩筆校者、則用套版印法、偶錄一二部、以存其眞。

四部之書、浩如煙海、茲編止擇其急要者登之。經部漢宋學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經解經苑、漢有 皇清經解及 皇清經解續編等書、久已家藏戶徧、茲恐挂一漏萬、概不

泛收。史則正史、編年、地理、外、別雜傳載之最古者。子則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僞託者。詩文集則取其已成宗派者。如漢魏六朝、初唐四傑、李杜韓柳元白溫李皮陸宋元之歐梅蘇黃王曾朱陸陳葉范陸眞魏金之遺山元之虞楊范揭明之宋劉陽明歸唐、或詩或文或理學支分派別、門戶高張、今但取其初祖二三家、以概餘子、至明之五子十子前後七子、大部聲氣標榜、名實乖違、收不勝收、悉從割愛、算學、兵書、醫經、在古人爲專門之學、在今日有專科之書、作者層出不窮、後來或更居上。今但取其初祖數種箸錄、以爲學者導源星宿之資、亦兼取其文辭典奧瑰奇者、足以沾溉學林。采錄雖簡、引伸無窮。雖非窺豹全斑、要可嘗鼎一臠、非漏略也。

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類書中之太平御覽、册府元龜、

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詩、皆以卷帙繁重、自宜別印單行、茲編概不闌入。

史部藝文經籍諸志以及古今官私書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學術、考典籍之存亡、他日擬彙集諸家藏書記目題跋之屬、別爲一編印行。故茲於書目、不錄一部、金石一類、亦同此意。

古書非注不明、然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李善之注文選、古今能有幾家、茲編所錄各部、如非宋元以前舊注、凡近人注本、概不輕用。

宋元舊刻、盡善盡美、但閱世既久、非印本模胡、卽短卷缺葉。在收藏家固不以爲疵類、而以之影印、則於讀者殊不

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遠、所刻古書、儘多善本、昔顧亭林已甚重之、況今更閱三四百年、宜求書者、珍如拱璧矣。玆之所採、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學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據、非有宋元本不貴、貴此明刻本也。

版本之學、爲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於經史尤關緊要。玆編所采用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禮、明人繙宋岳珂九經中三禮、徐刻周禮不如岳本之精、岳刻儀禮、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細校、不能定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傳之書、賴有元明人翻本、轉出南宋本之上者。若僅以時代先後論、則不免於盲人道黑白矣。玆

編於此類、頗有鑒衡、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書無論刻本鈔本、雖大體完善、短葉缺文、每不能免。今茲所采、多係舊本。影印之際、不加參訂、則郭公夏五、千載滋疑、學者讀之、不無遺憾。故影印一書、必羅致數本、此殘彼足、互借補全。若數本俱缺、無可取證者、則傳信傳疑、未敢安作、就希讀者鑒及微忱。
明祁承㸁藏書約論鑒書云、「埀於古而不可續於今者、經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佚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諒哉言乎。茲編所錄、集部較多、初本斷自朱明、不涉近代、繼思有清一朝、文學實後進之津梁。張文襄有言、「讀書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卽以國朝著

迯名家爲師。」玆之采及近人、亦猶文襄意也。
引取諸本、出于借印者、謹援漢人刻名碑陰之例、箸藏者
姓於目下及本書之首、以不沒諸君嘉惠之美意焉。
以上例言、余所撰定、後涵芬樓以活字印行、微有增改。南
北藏書家善本書此次已搜羅殆遍、惟聊城楊氏海源閣
所藏宋本四經四史爲最箸名之書。當日楊致堂河帥以
增得之、以四經四史名其齋、可知其珍襲之甚。公子協卿
太史紹和、公孫鳳阿舍人保彝、今皆物故、家藏書籍、閉庋
閣中、久無人過問。故此編所采四部善本、獨不及楊氏之
藏。又日本各圖書館所藏善本尤多、以影印之費不貲、故
不能多借。彼國支那學報載有神田喜一郎武內彥雄二

君評論所舉彼國舊本、及指摘目載之本不善者、甚中窾竅。余亦屢與菊生商之、勸其不惜巨貲、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費、遷就成書。又其中有循人請託而採印者、如孔叢子皮子文藪之類、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欲附庸風雅、思藉此以彰其姓名、且挾成見、先儘涵芬樓所藏、雖有善者、不願借印。故此書售出至一千五百部之多、而實非余滿志躊躇之事。今錄日本神田武內評論此書者附箸于後、亦足見彼國人之深于漢學、在吾國今日殊罕見也。

論四部叢刊之選擇底本　支那學一卷四號　神田喜一郎

四部叢刊之刊行、實爲有裨學界之壯舉、吾輩學生、無不同感此福音。今讀其預定書目、大旨合於出版之主旨、四

部中重要書籍、已網羅俱盡、其選擇底本、亦尚爲適當。雖然、論吾輩得隴望蜀之願、則如此巨構、於底本之選擇、尤宜格外注意。如羣書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顯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猶未周。弘明集廣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徑山寺本、稍稍近似、實則當用高麗藏本。世說新語用明嘉趣堂本、亦未爲美善、是應用日本圖書館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楊誠齋集爲繆氏藝風堂影宋寫本、想由日本圖書館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寫而來、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爲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爲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孫巨源原本之九卷爲佳。又未

確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經傳集解之擬用翻宋本實不及日本圖書館宋嘉定丙子聞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記擬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學叢書本、荀子擬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與其用此、甯用古逸叢書之宋台州本。范德機詩集擬用明刊本、則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為較佳。以上云云、因見預定書目、思想偶及、聊復饒舌。幸此書尚須經一兩年始成、竊願於此等處、慎思熟審、俾成一完美之大叢書。吾輩認此書為中國最有價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紹於讀者、並略述區區之願望、盼其克底于成也。

說四部叢刊（支那學一卷四號　武內義雄）

自清末傳石印法、中國出版界遂開一新紀元。當時多密

行細字之書、祇便考試攜帶、不甚翻印善本。清亡科舉全廢、編譯新著、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書肆出石印書甚夥、翻印舊書之風、亦漸盛。於是一時不易得之書、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務印書館所印之四部叢刊尤有價值。

四部叢刊、實為中國空前之一大叢書。全部册數有二千餘册之多、非以前叢書可比。即其選擇之標舉、亦與向來叢書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為吾輩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經部收十三經單注本及大戴禮韓詩外傳說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鑑國語國策、而如同一普通之叢書、如通志堂經解經苑正續皇清經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詩等、則

一切不採。尤可注意者、選擇原本、極爲精細。於宋元明初之舊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務取本文之尤正確者、並卽其原狀影印、絲毫不加移易。故原書之面目依然、而誤字除原本外、决無增加之慮。

遜清考證家精究版本、由是靡然從風、宋元本無論矣、卽麻沙本及精本之殘卷零葉、靡不寶貴。四部叢刊之印、不效普通收藏家之所爲、但以時代之先後爲尙、以爲翻北宋本之明本優於南宋或元槧本、同一明版以徐刻之仿宋三禮與明翻之宋岳珂九經比較、以爲周禮岳本勝徐本、儀禮徐本勝岳本、各自擇善而從、此其可喜者也。

舊本之翻刻、如有名之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時有改小

原版、移動行款之嫌。四部叢刊則必影照原本、泯魯魚之弊。名人校勘有裨本書者、悉附卷末。校勘用硃墨兩筆者、亦分刷兩次、以存其眞。惟以規爲一定分寸之故、間將原本略爲縮小、亦必詳記原版之寬狹大小於卷首、務不失其典型、此亦是書之勝處。至其甄采之材料、則以商務印書館年內蒐集珍祕之涵芬樓藏本爲主、餘則自江南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江安傅氏雙鑑樓、烏程劉氏嘉業堂、江陰繆氏藝風堂、無錫孫氏小綠天、長沙葉氏觀古堂、烏程蔣氏密韻樓、南陵徐氏積學軒、上元鄧氏羣碧樓、平湖葛氏傳樸堂、閩縣李氏觀槿齋、海鹽張氏涉園、嘉興沈氏、德化李氏、杭州葉氏等名家祕笈、選

擇採錄。
清藏書家以吳縣黃丕烈爲第一。黃氏之書後移於汪士鍾之藝芸精舍、汪沒歸常熟瞿子雍、聊城楊紹和。晚近則陸心源之皕宋樓、丁丙之八千卷樓兩家藏書、稱與瞿楊相頡頏。四部叢刊中收採尤多之江南圖書館藏書、卽八千卷樓之物、而鐵琴銅劍樓亦多精本、故瞿丁兩家之尤者、大多網羅其中。惟楊氏之書、則一不入選。陸氏舊本、惟擬翻印一種、斯爲憾事。聞楊氏主人躭阿芙蓉頗斥、賣家珍充其嗜慾、其母嚴扃、不令與人接。陸氏書售諸吾國岩猗氏殆盡、因是不得、理或然歟、是則得瞿丁兩家之影本、亦不可謂非幸福。而況藝風堂觀古堂之書、傳增湘劉承

幹有名之祕本、均得藉此書以見之、尤爲無上之眼福也、
按如上神田喜一郎所評論、實切中采用之失、固無所用其辨白矣。然此編所得前人未見之本、經部中如宋大字孟子趙岐注十四卷、康熙時藏梁蕉林相國清標家、後入大內、此次由師傅陳伯潛太保寶琛領出照印、其注中未删去章指者、乾隆中曲阜孔氏微波榭所刻、僅從鈔本傳得、未見原本也。周易王弼韓康伯注九卷、略例一卷、爲宋十行不附釋文本、亦阮文達刻十三經注疏作校勘記時所未見。史部中如宋大字本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與世行道光初元洪氏仿宋本迥然不同。子部中如宋本易林十六卷、有宋人注者、爲錢謙益

絳雲樓火後別存之本、自陸貽典從錢氏校得、後歸黃氏士禮居刊入叢書、其中異文與明以來刻本、大有異同、然自陸氏未將舊注鈔出、已失宋本之舊、今得之京師圖書館圖書館乃從內閣清理舊藏書所得、世間僅此孤本矣。集部中如唐沈下賢集十二卷、爲明繙宋九行十八字本、本附宋吳興三沈集後、此雖明翻宋刻、無異第二宋本也。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爲日本元和戊午那波道圓活字印本、是猶存廬山本之舊。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爲南宋陳道人書棚本、士禮居舊藏、　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錄者、卷數與此同、世行汲古閣八唐人集中之李文山集只三卷、此眞有霄壤之別矣。元黃溍文獻集、元時初刻本二

十五卷、陸氏皕宋樓所藏、後售之日本、錢唐丁氏八千卷樓鈔有副本、覗　四庫箸錄之明刻十卷本爲多、丁書歸江南圖書館、今得印出、世間又多一副本矣。若小學中說文解字、汲古閣本、行之百餘年、至嘉慶中、孫氏平津館仿宋小字刻本出、學者乃恍然悟汲古閣本之非原本、爲青浦王蘭泉司寇昶舊藏、金壇段懋堂大令玉裁借得之、并借周香巖錫瓚所藏宋本互校汲古閣本、撰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平津館本乃影寫王蘭泉本付刊、其原本後歸皕宋樓、陸氏子售之日本岩猗氏、今從之借印、并照原式印入續古逸叢書、眞不下眞蹟一等也。說文解字繫傳爲錢曾述古堂影鈔宋本、乃壽陽祁氏刻本之祖、讀書敏求記

所詡為驚人祕笈者也。祁本經校者臆改、余向所不取、以世間無有第二精本故風行一時。錢氏鈔本本藏上海郁泰峯宜稼堂、揭陽丁禹生中丞日昌以賤值得之、歸其藏書處持靜齋、後人不能守、流入滬市、為湖州張某所得。張固菊生同鄉、吝不允借、後以他書交易借之、遂得印出。鈔手不諳篆文、頗有筆誤、然是書不重在篆、而重在注、此本不出、無由證祁本注文之誤。蓋大小徐說文二本、毛氏祁氏有表章之功、而亦有校改之失、今二本祖本皆印出、可謂無毫髮遺憾矣。

書林餘話卷下終

跋

古人箸書、多以一時采輯、未廣積久聞見又多、于是有補續餘閏之作。如宋洪邁容齋隨筆、乃而至於五筆、王明清揮麈前錄、亦有後錄三錄相繼、次則沈括夢溪筆談、皆其先例也。大伯父文選君、昔年旣譔書林清話、播傳宇內、已爲當世士大夫所推重。惟是此書殺青以來、間有曆代刻書掌故瑣記、爲前書所無者。閱時年餘、又成此餘話上下兩卷。正待編爲巨册、不欲亟付梓民、而客歲以不幸罹難、至是竟成絕筆矣。人亡國瘁、痛哉言乎。啓崟兄弟丁茲喪亂、重懼遺稿散失、遂乃攟入行笥、悉數來滬、以待他日授之剞劂。會劉師澹園有印書館之設、亟用活字排印五

百部、同時並印郎園讀書志、數亦如之。是役也、曆百餘日而蕆事、其校讎寫鈔、劉師命　啓崟及其家子弟分任之、師蓋　大伯父入室弟子、故其沆瀣相承、快覩斯書之流布也。啓崟於家學毫無所得、有媿前修、展讀茲編、惝然若失者、殆累日已。此外遺稿尚有四庫全書目錄版本考、說文籀文考證、經學通詁、郎園學行記、星命眞原、自訂年譜等書、將漸次編校刊行、庶無負于　大伯父一生精力所繫、得以長留天地間、然則是書之成、固非嚆矢歟。大伯父耳順方強使其健在、豈僅如王如洪如沈之譔述已哉。戊辰四月、從子啓崟謹誌。